聲律關鍵

第三韻 雖是貼上截須引下意來庶得貫通

引下意 正格

王者代天爵人

[illegible]受命皆蒙錫王造化之意非私我以眷祐威福之柄實待予而主張惟

[illegible]則此心無漸於上當端處九重思副皇穹之託尤為舜尊亦惟賢德之章

[illegible]執鎮圭

任四方寵綏謂司牧之任皆上帝之所托而禋祀之際即此心而載祇奉

[illegible]見其

修庠序之教

[illegible]持郡麾遍五馬停驂之日正兩轓解軼之時念臨軒而遣既畀付之有

[illegible]來豈本原之未知教所當急他奚暇為華較載臨方入郊圻之旗

[illegible]術之儀

有功者祭于大烝

崇冠卻勲著禹泉績熾爵高祿重報以未足帛書鼎銘載之不勝欲其昭示於

後世必也事嚴於大烝人若存乎舊烈未彰於不朽物雖多矣先王復得於親承

帝祉施孫子

時其臨下有赫降康匪虛介之雖繁猶若未足受之既多亦非有餘惟今後嗣之衍祉是乃蒼穹之眷予皇矣監臨簡簡集日來之慶貽諸繼嗣綿綿皆川至之如

聖人肆筆成書

誠以能出天縱德常日新以聰明之資加帝王之學故燕申之際惟翰墨之親膺既由於作聖下何止於如神本自誠明正心而在我俄然揮染傳千里以通人

形色天性

雖曰罷質多美威儀不忒然而體舒體伴非是體之能爾容肅容恭豈其容之使然是理妙矣於中寓焉

太宗霽威聽納

帝也神武夙著治功獨隆龍姿鳳表見者興歎神機天辯聽焉不窮不降訑訑之色昌崇諤諤之風

人主天下之儀表

覩夫子視兆姓君臨雖操富貴之柄而動有所繫揆風俗之機而觸無不隨止所示者下皆仰之

漢興文武相配

鹿野競逐鴻溝欲分秦軍猶振而秦檄未定楚勢方張而楚歌未聞膺君處之似可專武獨帝於此未嘗棄文

形容

雲漢為章于天

時其廣宇收籟澄空霽雲左界光轉靈源派分橫萬里之清淺漫列星之糾紛運於箕尾之間其來也遠監厥穹蒼之上有炳其文

大昕鼓以警衆

于時五漏甫息銀潢漸移黌堂風動而旦氣恐鬱時壁水波澄而朝光陸離忠禮之攸行此其時矣則音之所召是宜警其夜已向晨方淵淵而載奏人皆起敬自濟濟以攸宜

退思補過 古

方其罷對王所言旋爾居冊宸都俞之暇岩廊啓沃之餘雖燕休之間也固已寧止然弼諧之慮也業嘗廢於進務即功方畢朝而歸靜謀識闕朝造勝以來徐

石渠論五經同異

地禁而近文蕃以口相繹乎未央之北寄次乎承明之廬見所不見也雖獲散亡之舊疑以傳疑也類皆掇拾之餘伊欲畢其之統一故形上意之勤渠秘守闕深非侈一時之壯麗儒臣辨折庶還上世之全書

車騎校獵上林

時也龍馭雷動虎賁電趫四壯既駕六飛載駈謂治安雖久也不可以忘備而遊畋非樂也蓋因而選徒覽駟鐵歷騶虞奚因涖士率百禽爲嶲靈囿寧事盤于

鑒取明水於月

徒觀夫湛若澄澈成於範鎔內有至精之質外无可遁之容纖翳不留也固流瀣之易決空明所召也宜高寒之類從爰取自天之澤以爲主祭之供莫貺於斯實具告蠲之用其來也遠仰承輪潤之重

渾天儀

參酌羲歷源流璿璣謂水包天外隱若釜覆而日行地中有如轂旋是宜觀象治器以人驗天蒼蒼无所止耶本由氣立幾幾莫能違也仰法乾圜

多士秉文之德

侯甸環列臣工序分奉玉帛豆籩之敬被雲龍藻火之文方蒇祀之初而恭德

已切宜奉職之際而東必益勤雖遲衆賢恪守肅雝之行精明一意允懷淵

懿之君

霄中星虛敫中秋

納日職舉授時今修等百刻之分而即夜以晝觀二宿之輝而照危及牛維星焉

焉既應於斯俟是月也迺知於正秋銅壺當浮箭之均祥占水耀玉律按素商之

半氣協金聲

星暉

想夫密積宸極秀聯太微昔下流華渚而窮瑞協應今上前映明堂而天顏不

違即乾象可推於君象而德暉有驗於星暉

蒼璧禮天　古

覲夫掌以宗伯制於玉人色惣蒼兮既取清明之質形周旋兮又符運轉之均

寓此盛禮交乎禮神徑九寸以裁儀豈為虛飾備重邸而蒇事式薦明禋

四圭有邸以祀天

觀夫瑞質孚徵瑤光垂離內環而周也所以上法於洪覆末銳而出也所以默參
於四時即形而求意在是矣因物以報神斯格之中六寸以象模則其旁角合五精而
藏祀蒯若威儀
王戴冕璪十二旒
時則鳳駕玉輅載臨國陽龍御詔驂騑奔佐王前俛後仰儼若在首上元下朱
爛然有光儼龍極宸旒之美其何表天子之章笄珥交輝當日南而昭事遂
延備設爍星彩以還相
一臨軒奏太和　古
于時皇步高舉天墀俯臨羽異衛士鏗鏘樂音
皇帝駕幸太學　古
於是法駕飛龍蜺旌啟堂後擁太乙先驅祝融雲集千官之衛塵清九陌之風學也
云幸道焉幸崇日轉天旋暫屈聖神之御當行雷邁來遊教化之宮
射以觀盛德
當其清廟藏事有司飭皮攫弓援矢以轉其肆習之業米纍米頻節其進退之
儀宜平日之行也由斯時而見之三耦既接能審四鍭之挾英華外發庸知九德之施

夏宗陳天下之謨

時其日永丹陛風薰紫宸宗伯詔禮行人掌賓鶯聲鏘鏘玉帛萬國龍顏穆穆冕旒人念物見於南尚無隱以不達豈臣覲于王容有懷而不陳

宮室體象天地

岌業周寢巍我漢宮下垣洞户乃左乃右複道岩廟自西自東

上廉遠地則堂高

穆穆清禁嚴巖赤墀兩階之上袞衣莫及九級而下邃乎甚卑且地之相去可謂遠矣則堂之彌高於斯見之巍陛難攀卓示方與之表宏規益煥增崇數仞之基

延英講天下事

若乃前拱麟德旁聯大清晝漏肅銅壺之水班聯環玉筍之英謂正朝雖無事以不暇然退處恐怠心之易生凡有利病於斯講明

君臣相敕惟幾安

時也明直交際都俞迭相鳳銜紫詔以責治鷄立丹墀而抗章凡至論之往復無他辭之贊揚惟日治不可忽微當預防

天子臨軒冊刺史

漢殿不遠光階且前中明事以諄勤之語靄成顏於咫尺之天

鋪叙　凡数目題以数叙篇卦題以本篇卦語叙之位題以方叙

三王弋道德

相授一理獨高百王湯續禹兮湯即商之禹文繼湯兮文迺周之湯俱達弛張之術洞明尊貴之方忠而質質而文審乎樞要奠其而發發而中成彼安強

三易經卦皆八

数則起一義焉取三夏商立法至周而大備乾坤之首與易以相参即常卦之不易見其機之可探

三辰五星相經緯

瑞彩輝映祥光陸離斗有魁杓兮與日月以俱運水與火土兮聯木金而爍垂凡兹軌度之分也莫不恭維而布之合以統合以行斡旋有自為之綱為之紀總括無遺

八政以食為首

曰貨曰紀爾賓爾師度地謹職教民口司詰姦慝以使禁昭刑章而具無推食

也利則大史表而出之伊舉官指事之章聿求其要惟足國裕民之本莫尚於斯

正五事以承天心

黼座肅穆岩廊邃淵端其儀則貌本道與形諸口則在言前明視聰聽兮杜群邪之誘澄心靜慮兮捐一念之私惟務飭己是為事天恪次二之疇由微小過式廣奉三之德克享純乾

七制役簡刑清

逐鹿開迹斷蛇肇基文帝之仁宣武之威而益厚光皇之澤迨明章而愈滋

四海想中興之美 西說四海有王

漠北殊壤越南異宜地接流沙之瀚遼邈疆連出日之邊遙莫不遠者近者嚮之仰之拭目神州之封復傾心王度之清夷

八卦九章相表裏

龜籙呈寶龍圖效祥一十四爻布以成列六十五字煥乎有章

無逸圖

是書也艱難稼穡形于一篇先相小人之稼穡無逸今日之遊田彼上聖之咨猶囿敢

忽料中材之主去胡不然于以永存於屏障庶幾自附於常弦

良耜秋報社稷

是詩也辭則甚簡意焉有遺來瞻方爾胡底比如之積伊穰求幾曷臻茂止之滋委之數則豈天時之適值歸諸農則非人力之能爲必有相爾從而報之

又

是詩也簡短數語溫純一章托物而述因聲以揚挃之穫之雖爾致力盈止寧止伊誰降康皆神有冥冥之福故詩言畟畟之良

豐芑數世之仁

觀其詩雅美詠皇王盛時托興攸同之地寓言薄采之思水何日注流澤彌廣草何日生育材可知其爲仁不勝用也雖歷世猶將賴之

天保以上治內

觀夫臣樂之美賓歌燕喜嘉逆而求之則伐木而常棣等而推之則四牡以皇華故自內而言悉具於此舍是詩之外斷無以加

又

蓋是詩也上下和樂君臣歎嗟俾厚俾穀爾多爾遐前乎伐木則韡韡其棣繼

彼四牡則皇皇者華由王歌而歷攷即內治以深嘉

菁莪樂育材

是詩也即物寓意因辭見情根萌彼阿盍方得於滋養條暢在沚有不窮之發生盍樂爾材之濟濟何殊是草之菁菁

麟趾關雎之應

九句載詠三章具陳由定至角意不徒寓自姓及族化誠有因儻三百篇之首不示其象則十一詩之作曷終以麟永言公子之風嘆嗟不足端本后妃之德觀感惟均

大有剛健而文明

雖曰中履五位應求根陽自天之祐而動罔不吉順命之休而善由是揚然治雖難盛也盛貴能久而物必有盈也盈烏可常即卦觀象在明與剛同物必歸盍取包容之義天行時不息盍彰充實之光

七月陳王業

備則可相心音猶有遺君且發曰民無廢時火方流也已謹授衣之候歲日改也預思舉趾之期先須刻之息者即聲歌而寫之終為頌始為風獨兼其體祖有

功宗有德備見乎辭

摹二京而賦三都

是賦也言漢非一論秦者三隴坻崤函具鋪於左右靈臺清籞備錄於東南

三都五經之鼓吹

誠以天險惟蜀物華在吳彼美有施亦陰大都我乃首述二邦之制度至陳中土之規模南金西產靡不畢載異士鄴宮于茲具鋪豈惟歸美於當世抑亦發揮於
聖謨

周立九府圜法

當其大統既集不甚靡開總邦貨之本末合官聯而剸裁自太府而下以至職幣凡列司所掌無非裕財惟其互謹於出納所以不窮於往來

粤自分職無非阜民斂弛得序平均之倫其官於天地者聯有七職而屬在春秋者列為二臣要皆互通法以無礙將以導利權而使均

九扈為九農正

自春冬而下其辨各異由桑棘而上所稱不同

五學成則民化

是學也南北殊制東西異儀首善乎內敬承者師上親下貴而有等有序貴
信貴德而不忽不遺其成化可謂備矣則易俗矣何遠而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天道小變星躔屢遷以時考之時萬邊十閏以食計之食餘九年於此得通融
之要豈其昧盈縮之權

方千里曰王畿

爾乃體國經野建邦辨方積百同之地而區畫一定盈一封之數而井圍四旁所以
示邦畿之重豈徒為經畫之詳

井

以其中正莫大口往來靡渝至而未繘切則何有收而勿幕吉斯乃乎渴深廣於
鮒射泥口異於禽死顧莫爽勿利用甚博所以養德源流不殊

萬億年敬天之休

當其接統而起來時有為謂皇穹垂裕寧有終窮之理而宸心欽若孟存
攸遠之思十難得之期而此念無已百可致之日而斯誠不虧命靡常也久而敬
之

十八學士登瀛洲

房杜謀斷李蘇簡清四領參軍之職二充文學之名于許而下頴達元敬蓋勉而上辟收德明

六經之道久益明

禮著樂備詩能易奇訓誥百篇而軌範昭示褒貶一字權衡不私

五典寶爲大訓

茲典也意簡而古辭純且溫由顓昊以肇始迄唐虞而並存表民節財不外於日用睦族修理實關乎化原以是爲訓宜其可尊

典謨人主之軌範

語簡而意盈文深以純自稽古而下秩秩大猷之闡由賡歌以上昭昭善政之陳皆所以章緝熙於盛世揭軌則於君人

六詩以六德爲本

時也採自國史職於太師始以風雩于燕樂於興道終於頌芳錯陳乎訓辭必學夫詩則可以言也不攷諸德則孰爲本之

輕清

舜琴歌南風　古

時其比屋熙熙岩廊靜深包我萬慮寓于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爲之日薫兮入奏永言至孝之心

漢網漏吞舟之魚

公恕世積寬仁肇基井井約三之令恢恢畫一之規昔之過詳今則從簡大者既漏小者可知若是疎也誰其犯之方蛇分協應於一時姑從其大雖鯨吸可容於萬斛猶縱於斯

典重

周以宗強

天邑中奠侯封外崇大邦小邦我所錫壤伯父叔父汝其懋功鞏國勢以常勢粹民風於大同膺木德以當天王圖以永法軫星而建屏邦本其隆

獮田祀祊　古

諏厥剛日應於仲秋虞人萊野而儀備司馬之民而職修僕馭駕木路王披獺裘順殺氣以出獵羅百禽而畢收始致珥於虞中可供豆實因爲壇於國外以報神休

寶玉展親

時則邦禮具飭宸心致勤或鈹以分唐鉞以分晉或鼓焉錫虢瓚焉錫旻凡
茲侈備物於宗國蓋以展至誠於我君貴物兼陳此意匪輕於天錫中孚交暢
寵光爰逮於茅分

三代禮樂達天下

瞽宗羽籥東序干舞既醉籩豆依那磬聲
文獻彬彬夏道商道風教洋洋周南召南

積貯天下之大命

時其殺粟水火劒刀犢牛耕耨兮九年之食土穀兮六府之修生有登臺之樂
老無轉壑之憂

山海天地之藏

上下融結高深混茫巨鎮區分於星土洪流派接於天潢風氣所宜土地所產
舟車之會水陸之藏載觀所萃之萬物其可自豐於一王繫坎流艮止之分生
之者衆信乾美坤珍之富聚以其方

天下大計仰東南

觀其撫有兆姓尊臨普天郊廟賓客費固爲幣帛玩好用非可指衣食縣官百萬兵籍廩祿公旅數千吏員非地宜有所出也則國計將何取焉歲費月需公上有無竆之用水浮陸運江淮誠所出之淵

天下之安猶太山

禮樂朝野車書幅員人心國勢磐固累世祖功宗德維持萬年若取類而言也蓋有山之義焉

天下大器置諸安

皇天基祚廣哉幅員聲教包羅文軌四海祖宗創造規模萬年苟惟輕措於匪地何以奠安於普天

一賢制千里之難　古

不世才略無雙制能空冀北之群也多士領袖擅斗南之譽也一時股肱爾朝者以鷄立絶萃邾之蝟興

天下有道則見　古

時其上正下順內剛外柔惟善是富惟才是求鴻漸磐而衎衎鹿鳴野以呦呦康時之蘊是則宜發報國之志茲焉可酬得不進以益譽入而告猷

國士無雙 古

誠以氣蓋四海胸吞萬夫機括深鑑風神王壺入而相則拱揖致主出而將則笑談却敵

華髮爲元龜 古

霜髮鶴骨冰鬚檜身元老柱石先生縉紳四世弼亮乎盟府遺德兩朝開濟乎中原大臣足可鈞深而致遠爲其温故以知新

聖心天地之鑒

宅志昭曠儲精邃淵靈臺瑩乎塵慮莫攖虛室白乎德輝自全列萬象於神觀對八荒於性天清其君正其官寂兆思也觀於文察於理罔不照然

藏頭題見主意

聖人有金城

凡藏頭題發出本旨實頭正說得人固國金城特託言耳

徒觀夫端拱黃屋優游紫宸磨礱廉士俾各成就砥礪群才使皆作新上既尚於名節下孰非於藎臣宜其固國有道爲城以人

文王之典靖四方

說出我將祀文王主意

思昔受祉比于克君德也靡悔式於不聞有采徽之政而首以天保即關雎之化

而行乎汝墳皆本此以立國宜歌之而祀文不亦懿不亦淵所貽者遠以無悔
以無拂爰集其勳

孟氏功不在禹下　說出孟子闢異端之功過於禹治水

意曰正統湮微詖鈴競馳非淪胥於楊墨則濫入於秦儀念尊浸淫尤甚橫流
之變而人心陷溺豈勝昏墊之危距論以還爲害若此抵排其說以身任之有
惻然救弊之心所圖者大豈較以告成之烈猶處其卑

用古人名

冠帶圜橋門

天拱明主人親聖謨我袞纓者皆唐虞之講論東而立者盡孔顏之步趨

封事謗木之遺

剴切交進忠誠樂輸列馬周之疏而條陳利害上劉向之書而指陳佞諛惟下情
無有隱耳目苦意不在茲乎露奏八重悉係當年之大體風還交柱僅存暴白
之通衢

有功見知則悅

義不辱國忠存報君璧還全趙而秦敵莫禦呂伐可汙而唐威遂聞幸際非

常之寵誰嗟行役之勤念周道之倭遲備嘗艱阻若君王之記錄寧不懷忻

堯湯備先具　古

雖甚盛德適丁是時固當命鯀也然而久任以無効不幸紹桀也所以餘殃之未衰疑其難至於濟衆向乃克綏於宅師在所積耳于時保之異世帝王猶有遇災之懼收功財力孰憂惇忠之遲

夏宗陳天下之謨

涂山之會乃禹舊服沔水之朝惟周舊都

正臣進者治之表

爾其待詔金馬依光玉除直則劉黃忠則陸贄賢如汲黯純如神舒幸朝廷清明皆若人也故治效形見此其本歟

舉逸民天下歸心　古

徒覩夫鳳詔招隱鶴書訪賢揚于旄之孑孑賁束帛之戔戔選於其衆方虞仲夷逸寢衰然爲首旁求張少連並奮身於廊廟咸晚迹於林泉朝既無於幸位民大悅於數天

載芟祈社稷

當其農以時率聲隨氣和謂徂隰徂畛也雖曰人爲之已盡然其苗其穮也未知物意之如何可不敢用昭告焉膺載歌俟以俟疆方重籍田之始是祟是秦厥期年黍之多

聖主言問其臣 見言未可輕所以問

當其躬正五位君臨八維察政得失審民數思謂絲綸之布實公衆庶之觀聽然樞機所發亦兆國家之盛衰言若是其幾也善敢忘於擇其誠明正性之獨全謀无輕發左右大夫之曰可意宜容私

無赦之國刑必平 古

非不欲湯滌瑕穢哀矜老羸俯取三章之約遠稽五罰之疑然而予欲其生也故下令以更始爾辜其免也或先時而肆欺是則養成其過矣曷若因嚴而化之

孝宣務行寬大

政體洞究下情必知罰既必兮恐死故以致濫實已核兮慮有時而召欺與

其過甚而馴致其察孰若反觀而不忘所思寬可尚矣吾寧緩之

祈年歛䘏雅

擊鼓薦醴豐盛潔粢悃切為民之念精專備物之儀穀云中孰猶冀上熟倉已千斯〻求萬斯然非假歌詠之數語何以達精誠於此時雅者三也神其聽之

萬民利害為一書　古

司馬領職皇華遣臣若遠若近以咨以詢朝廷禁令孰是傷化郡國教條曷為便民寫以尺牘　于一人

文帝惜百金之費

觀其朴務躬履化期俗醇然即位累年而財且告乏減租幾詔而民猶其雖用度至儉若未害事然循習既巳終將蠹民

草澤令自舉　古

朕以寶位至重政條或疎思得賢士共安帝居爾文武之智兮或山而處爾將相之器兮或水而區苟不秉時而詔彼曷彰予德之加於軫方深裒重懷材而抱道使之自獻庶釋備以離疏

善問如攻堅木

爾乃避席而請摳衣以洛念以身受訓固期萬境之俱化然入道有序夫豈一朝而盡知我所以首取至明之理形為所叩之辭則彼難者自將造其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蓋聖人任牧民之寄為善俗之謀以爾淳厚兮吾責乃塞爾澆漓兮我心則憂所以運化於密使由尊處岩廊妙斡旋於工宰大凝率土兆坯甄之剛柔

動人以行不以言

動爾萬俗端予一身我率正而孰敢不正我與仁而誰為不仁執轍當世範模庶民何以感人固在表儀之正自然胥效豈煩詔令之申

罷露臺 古　獨腳題反覆見意不可分上下截

大匠爰度百金欲幾繫君舉以既當費國財而甚微庶民翕爾以和會層意惻然而且遠謂天子九尺之堂為居以麗若中人十家之產妄用誠非

說源流入題

日月為常　先說用常之時次說節服巾車所掌然後漸引出題意複說日月有何意

乃若朝覲會同之際師田祭祀之時節服詔禮巾車謹司旂將揭以昭示制豈容

於昔為必取麗天之象庸彰奠地之儀璇極凝暉炳居諸於晝夜龍
章作繪傳臨照於華袞

鑄劒戟為農器 先説時已息兵則劒戟自然不用

時其波息鯨海戈包虎皮牛已閑於桃野兵絕弄於潢池雖古十羽之舞猶且不試
況劒戟之用所施昔日提携出將軍之掌握今朝鎔範作田者之鎡
基

取正於經定大號 先説太平之時方舉此盛典

時也遠近懽洽邦家又寧舉盛典於華旦萃洪儒於大廷謂決以已見則終莫
蓋於稱美而質之古訓則有可參之典刑信推崇於殊號宜斟酌於羣經披
皇圖稽帝文得其言要揚鴻休膺寶冊炳若丹青

叙來歷

周公作無逸

意曰后稷經始太王克君文大其業武成厥勳凡今日盈成之治皆昔時積
累之勤吾不以告王將曷闡言念前人敢後經營之迹著為成列無非儆戒之文

文帝愛民如赤子

繼絃自代夜懷在民謂約法於高也澤尚云淺而自忘肩於惠也情猶未
親我所以念元元之夜為視幼幼以惟均化本躬行莫匪慈恩祥之意人方贊慕
用全鞠育之仁

樂則韶舞

意曰咸濩間出英莖迭施沿革殊制抑揚異宜然奏以象功也若未大功之聖
用而飾治也寧如極治之時舞不尚此樂奚以為

閉玉關謝西貢 古

且曰八表甚廣天獨尊以當帝規摹也身困困於冒頓以孝武才略也師方勤
於大宛況此方內始定天民無存不限往來之路或開窺伺之原鞬燉煌阨險之
關悉還其貢杜葱嶺輪平之使不得其開

清臺課歷疏密

高帝而降元封以來顓歷用而晦朔非是太初起而陰陽稍該爰推求於大紀悉
鈎校於靈臺方雅候於上林必居其所俾參稽於衆咸得而裁

假彼明此

春日下寬大書 借一說

時也燮律方轉青陽載熙物於天地也尚有生成之賴民之父母也寧無
恩澤之施寫我至意形於此時凡懇惻之至者皆寬大以行之

舜歌南風天下治　借說

觀其薰然殺恭己桐音奏和謂披是拂是者物尚可養況生我鞠我者恩焉
愈多得不托以宗孝形而作歌

皇極統三德五事　借說

當其天道發祕洛書効祥保以錫汝建其有皇以兩儀之表猶有資於經綸
況羣心之用豈無待於維綱視聽繼惟於中正剛柔又得於平康惟一惟精孰是
訓舜之要次二次六悉歸總攝之方

出門如見大賓　借說

觀夫動貴循理行毋越思於暗室之中已且無愧豈屨闕之亦誠焉或虧

文武灼見俊心

爰自受命至于仰成八卦既演九疇以明於天地祕藏猶有所見豈人才賢
否或廣未精

堯舜之盛有典謨　借兩說

徒觀夫法既匪伏爵惟襲堯非無治世也此號明昌之世亦有熙朝也此稱揖遜之朝凡在簡編之載詎同禮義之哨

殷周之盛在安民 借兩說

非無善治也此號八百年之治亦有賢君也此稱六七作之君

信而後諫 古 借兩說

當其賢聖同運明良際時聚精神而胥會披肝膽以無疑巧言如簧也不能使之變讒書盈篋也不能使之移乎既求若道其直之一德尊臨已厚腹心之託七臣在列宜彈藥石之辭

什一去關市之征 借兩說

粤其自貢而助而公及私多寡中度等羌適宜非曰財有餘而棄以斂取非曰用不足而求之靡遺念中制之立誡莫加此指常賦之外將焉用之盖曰國用雖廣民財有常輕而取之於國口關過而斂之在民或傷是必多寡不失於桀貉貢助亦參於夏商

兼足天下在明分 借兩說

大矣區宇廣哉幅員凡在混同之域昌均生養之天為之賙救則力雖給以難繼

加以補助則惠忍若周而實偏乃知足下之所曼必也正名而是先

郊特牲　借兩說

時也璧玉光燦燔禋具交非無席也惟用藁以及秸亦有器也必貴陶而與匏牲尚多於用犢禮奚取於為郊

郊上質以章天德　借兩說

當其鸞路歘謁龍顏肅祇牲可備也取用騂之制壇可飾也崇掃地之儀禮以實副貴性素不為信茲德産之致也因彼天心而奉之

黃帝以雲紀　借兩說

聰敏不恃神靈敢私寶鼎作方猶寓象天之意星歷起方尚先迎日之推況雲瑞之應固已昭若則物名之紀敢忘取斯

成王有萬年之壽　借兩說

覩其躬善繼統時躋迓衡徵而木草猶被於仁厚幽而神祇咸樂於盈成是宜和極兩間之際歡騰萬歲之聲振秩秩之德音治臻千盛享綿綿之睿算數極其盈

齊聖文學皆天性

尚父遺烈周公舊勲適其國者尚嗟周禮之盡在至其地者猶喜韶音之可聞豈非餘澤固存於斯世諸儒咸富於多文

守邊當世之急務 和 戰

時也烽燧屢警羽書四馳質之縉紳則其進五利聽之介胄則徒誇六奇思善後之謀將奚先也惟固守之說誠爲得之

去彼取此

車駕幸太學

萬騎雲集千官影趍鸞聲動兮肅穆群聽龍旂舉兮輝華九衢不遊觀於宮室而遊觀乎禮義之地不馳馳乎苑囿而驅馳乎道德之塗帝乃視學時惟重儒

文帝以道德爲麗

恭儉率下寬仁作君臺榭不飾烏覩乎真飾綈革無文孰窺乎至文

文帝罷露臺

樸若恭儉淡然不文宮室可營也常念閭閻之細服御可增也每思稼穡之勤況中人之產莫匪艱難而致而一臺之費寧爲玩好之云

君子知稼穡艱難

德足惠下道能善群上為天之所子下為民而作君深宮可處也每卹閭閻之細備味可饗也豈志穀粟之分宜念艱難之業庶圖久大之勳

該簾侍賢

蓋其治道攸繫人言敢輕飾不在羸羽而寓意於飾聲耳所以鍾鼓而導情者聲亦予虐已有以待庶爾有懷而必傾

文帝愛民如赤子

意若曰帝業雖固人心未舒帷帳之繡孰與民煖於衣葛苑囿之蓄曷若民安於室廬此所以振救於安全之域撫摩於彫弊之餘

意曰

詔賜田租之半　苔

意曰稼穡爾力鎡錤爾親或春務方興而省耕之政闕或秋成未入而追科之令頻我得不音發大德言行至仁惟省上益下務因田而利民

乘國如乘航

意曰形若一己廣哉四方上焉天命之可畏下則民情之靡常事若無難

而有至難之理時雖既濟當爲未濟之防治欲安於奠枕危當戒於乘航
意曰大業甫定餘風未淳吏刻深也孰是持平之吏民詐巧也殊非歸學
之民儻公恕爲心不首於七制是浇漓之後復生於一泰

漢斷獄爲樸

漢求文武如不及 文 武

意曰朕以眇聽躬承慶基內焉有多闕之百度外焉有未賓之四夷苟或憚
勞於搜抜殆將孰任於安危爾可用者吾寧緩其

高祖納善如不及

意曰敵國相持安危未期人傑適楚則楚勢必振謀臣歸漢則漢邦可知
此以見善常若不及用人亦慮有遺計可采者吾皆聽其

天心仁愛人君

天意若曰形色均賦表儀者誰立爾司牧代予寵綏然而處之富貴而驕意易啓
重以休祥則謗心必隨欲寓監觀之意莫如譴告之時

太宗乙夜觀書

意曰監古得失廣吾見聞或日宴引名臣難以文詠或朝隙召儒生質之典

墳然且日猶不足伎以相繼甲且未已乙焉尚勤

雖曰然而

刑賞忠厚之至

雖曰品式具在條章炳如然而適疑似難明之際當依違未決之初故恩如可予則必審庶以錫馬而過若可宥則寧闊疎而漏魚其德可謂至矣斯仁豈徒近於

漢股肱蕭曹

雖曰逐鹿開迹斷蛇肇基然大楚可蹙也蹙以何道而三秦未舉也舉之者誰匪賴規隨之力未知勝負之期所可奇者豈容釋茲方于戈五載之間吾安所持伊手足二人之力汝翼而為

王者以民為天

雖曰生殺我擅權綱我持然邦本至重也胡自以暈固而帝命靡常也曷全於寵綏所敬在此于時保之有臨足有容靡恃崇高之勢可近不可下每懷寅畏之思

舜同律度量衡

雖曰正以率下信而遇民然法度既彰則慮啓他時之弊而書契既作則又非
太古之淳茍公平之制不有以先定則變詐之態易生於不均

仁之為器重　用古人名

雖曰天性之寅人心則均然而堯舜大聖也猶或病於濟衆求高弟也尚不知其
得仁取彼難勝之器成夫輕舉之人

宣王側身修行

雖曰小雅盛治中興令主然旱暵為虐也嗟天意之未解而饑饉荐臻也恐民生
之或傷儻非罪己以省過何以災妖而致祥

文帝勞軍細柳

雖曰恭儉為本寬仁有餘然而驕尚形於尺牘辱等未償於嫚書故金繒講好也
姑示權宜之舉而戎壘勿也深期宿憤之攄即輕門而至止寫上意之溫如

修身在正其心

雖曰几杖寓誡盤盂有箴事飭以五於言動必謹日省以三無起居之不欽要
知修省有道源流自心

雖曰合爾為善莫乎一身然而執非學也或適乎正道他道均是體也或分

乎大人小人信一念存亡之異乃終身趨舍之因

殷周井田制軍賦

雖曰載耜云始興王肇初然而不弛備於治平之世每訓民於耕墾之餘土芒芒兮九有均授原膴膴兮八家奠居迹其疆理之若是中有師徒之寓於

不自足

朝有進善之旌

淵默聖德蟺蜎帝居智兼四海也慮寸長之或失門遠萬里也思忠言之易疎我是以示此拳拳之意寓諸孑孑之旟黼坐端居降溫顏而穆若嘉猷入告覩析羽之翩如

國家閒暇明政刑

當其枕奠中夏烽銷朔庭世雖安逸也每念於無逸時既敉寧也尚憂於未寧欲其勿替於基緒可不又新於政刑三登曰太平彌軫保邦之慮四達而不悖益彰出治之經

天子游六藝之圃

躬雖上聖而罔敢居聖性稟生知而猶資學知

上酌民言

九五位正半千運隆智雖大也務衆智之兼采謀雖廣也必僉謀之與同樂取諸人之善益彰大道之公足有臨足有容罔私所見皆曰賢皆曰可必取其中

舜同律度量衡

樸則已散帝其有爲俗雖可封也淳者詐之始民雖不佗也簡乃繁之基故茲日用之要者于以先時而正之

天子學問至蕩蕩堯

明燭物表德根性天以帝王之道而加緝熙之數釋堂陛之嚴而躬聽覽之專善亦足矣心常憮然道冠古今朝見聞之愈博論關廊廟治徹賤以詳延

聖人能內外無患

誠以智慮超世聰明冠羣不以國家閒暇而廢政刑之務不以邊隅安靜而忘封守之申

帝歌勅命惟時幾

是何極治冠古大功在人以雍熙之盛而猶寓嘆嗟之意以明良之會
而不忘樂石之陳深念盼綿之作炳相期夙夜以惟寅屬此允諧寫誥誡
丁寧之意思其不易察斯須芒芴之因

太宗導人使諫

時也得失兼訪安危備詢不以功德既隆而無事可議不以制度既立而無
言足陳苟廣覽不極群下則有過在予一人

舉一隅

洪範天地之大法

是書也文兆龜負數因象金以皇極一位也已存經綸之妙蘊以五行一端也
具其生成之自然況疇類之咸叙豈元功之或偏伊六十五字之文孰非至理
凡萬有一千之策莫秘真筌

六律萬事根本

大樂職舉伶倫制存驗飛灰於緹室吹斷竹於崑崙以太簇一宮猶統人紀
以黃鍾一籥且為物元況六者之兼備豈萬殊之不根

意其然且

太平君子能持盈

時也四海莫枕羣方迭衛鳧鷖蒸兮翕若來崇之祉嘉魚詠兮懽然相與之情意其慮已以首泰然且虛心而慮盈

唐虞聖賢猶相戒

揖遜道盛泰和俗淳父慈子孝而天拱明明之主左皋右禹而墨聯濟濟之臣意其身治以自暇然且颺言而不陳

尊題識輕重

和戎國之大計（凡中國與外邦非戰即和張題目不可不識輕重此篇盡說戎來求和無一句是言戰最為可法）

時也虜使通書詣于帝都稱今日之臣妾歸昔年之版圖於是天子聽兮來不爾拒邊備撤兮我無爾虞是計為生靈而設故忠聞內外之無口口交親戢彼三軍之武車書混一丕哉萬世之謨

雄壯

節義天下大閑

望隆物表動為世師事有不可奪則抗羣議以固守理有所當然則排衆論必為犄兩端有所執也宜四海翕然從之狥國忘身正一時之大分揚清激濁爲萬世之宏規

第三聯　不當似第一聯

巨鎮強藩方在陸梁之際　李晟身佩安危
太山累卵係吾去就之中

戴白無聲仰龍德位天之象　天下翹首望太平
匪朝伊夕歌鳧鷖在渚之詩

念茲死不復生屢賜寬優之典　三宥制刑
或其罪不可赦姑從輕重之權

合準繩規矩而成昭其度也　器以藏禮
豈小大尊卑之別不在茲乎

想上堂執手之辭若歸孝好　李郭相勉忠義
皆憂國愛君之意固有他腸

地據中都蕞爾小諸侯之國　魯秉周禮
制邈往古槩然大宗伯之義

自黃帝以來不特伶倫之制　樂則韶舞
獨后夔所典口口處之心

須細書札之勤敷予心腹
減常賦十分之五食我農人　詔賜田租之半

昔日提携在將軍之掌握
金鋼鎔範作田者之鎡基　鑄劍戟爲農器

轂別輪駢駕爲飛龍之耳耳
珍浮瑞溢表盛德之皇皇　五路以玉爲飾

雖來貢於廷琛皆疑向化
索未乾於口血難保無渝　口口不可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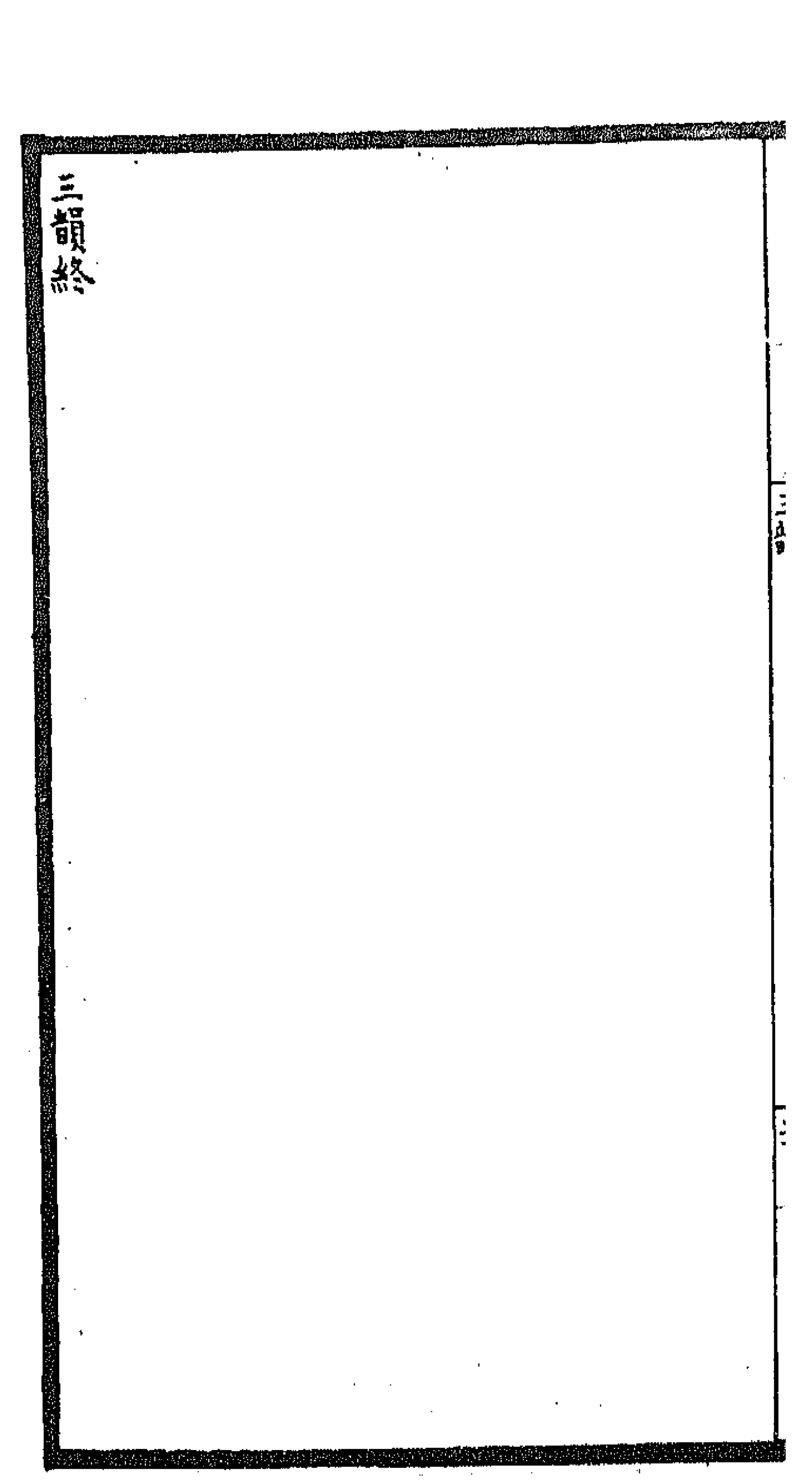
昔任法審刑以廢畢固擅跋
今悉更始死一宅苛細之爲　孝宣務行寬大

苟且書所存因或令爲之僞
則周旋皆中粲還天下之軒　一日克己復禮

解慍阜財方寫淵衷之樂
耕田鑿井已薰叶氣之多　歌南風天下治

想屈原繼作之初嘗存遺意至若賦與古詩同義
自夫子既刪之後豈曰無詩
始也總干有戰鬭用兵家
俄而口口狀聖賢儀畫爲武坐周召之治
幸生堯舜之時安居不擾化國之日舒以長
如頓羲和之轡久照難移
前比和親比虜致中行之咎
赫然發憤慕廉頗李牧名 文帝思古名臣

方嗟蜀道之征驚眾不知所屆 長安復見官軍
豈謂朔方之餘騎而至於斯
誰爲陛下之謀事將去矣
願得食前之箸臣請籌之子房借箸
百奏丹青可霽雷霆之怒諫見忠臣之心
寸誠忝白有如天地之臨


三韻終

第四韻 雖貼下截須承上截意庶得貫通體貼最要周備

闢合上下截 正格 闢合貴渾成不可牽強

王者以民為天

得非欲惡之情可卜於從違聰明之鑒靡逃乎聽視推其不愧以寓以不怍即
其所事以加於所使信隱顯之同然宜周旋之奉以

見道知王治之象

因知孚建方已具形於六官五行分方亦兆基於五事驗其風雷明號令之攸出
覩其雨露識仁恩之所自是皆見乃之謂象豈或外此而求治

封事謗木之遺

想夫繩愆有得於求愆諭治庶幾於通治雖无顯剌而默存正數之理未至
直書而微寓箴規之意以斯達諫者之至言亦可運治朝之盛事

又 雖合上下說亦品藻抑揚體

因知奏於囊者不若立於衢詢諸朝者不若求諸野制且異矣意猶古也雖書
非以板而言皆切於政治雖議不及民而情亦通於上下使其美意之尚遺奚必
虛文之是假

吏良則法平

豈非無刻深之資則必無鍛鍊之文有寬厚之政則斯有哀矜之意刑若畫一
一律寧析二昭昭乎繩尺之無枉坦坦乎江河之易避

體物

文德帝王之利器

德非鼓仁義之口而勇力不施口非屬道德之威而安強可致人兵不戰也孰非虞堯
舜之化攻擊雖銳也不足敵湯武之義惟興成之主一用此道故懷畏之邦舉無異
志想寬柔以教何施金革之強諒孝悌既修可捷甲兵之利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有經籍之鈞足以揉人心有禮教之範足以定民志甄萬室以歸厚埏群生而使
粹是宜文道以體常抑且觀文而取貴足以臨也有可觀可度之儀其在和乎徽
不範不模之器

天下大器置諸安

蓋謂經營締造當念惟艱馮恐藉扶持莫先自治必也躋以仁壽挈之禮義
驅民生於奠枕之域寄國祚於覆盂之地措諸安毋措諸危取其義非取其器

且坤輿奄此接夫聖統之千而震子主之維若太山之四

斗為帝車

是何映華蓋以上承拱紫震而密次攝提下正於輗軏夫駟遂參於衡轡揭推移不已之柄取運動自然之義良由而轄示杓曲之三方彰見魁方之四面正扉左旋九道之間闊有餘分斜指而辰之位

賢人國家之利器 古

挺奇草澤之間耀穎岩廊之地昔之窮也固嘗藏銳以待敵今之達也詎可藏鋒而避事故我出而製錦兮恢恢智刃之地大而補衮兮恪恪官箴之備隱而不見姑同囊穎之藏動則有成豈在談刃之利

舒向金玉淵海

是何中涵道德之光外振麟容之粹其儲蓄不露兮測之而益遠其珍藏有餘兮酌之而不匱蓋文之發越者實出乎尋常宜後之采擷者莫窺其一二言皆有補蔚華采以相輝浩不可量信瑰奇之所萃

辟雍海流

夫然學而至者冠帶儒生遊而觀者佳章君子齊齊哉集洋洋乎止存夏斛

源渟蓄者衆舒向全王蘊藏於是昌取海以言之蓋儲才之富矣

以禮為雜古

肅肅然來允置之武夫烝烝然單嘉魚之賢者是董公孫也盡入於漢閣

稷契臯陶也不遺於乘野焉知賢者而舉之有以禮為貴者

太宗得至治之體

得非典其全乎无一節之遺道最盛乎非小康而止三宗有建官相貫於脉絡

府置衛有同於臂指彰彰政治可謂盛哉小小計畫安能致此

天子游六藝之圃

想其樂師正刪駁禮與治正道窮文家之奥林覧春秋之旨翱翔乎書之峻宇

之有訓洋洋乎詩樂靈臺之經始盖將追軌轍於前聖抑亦破藩籬於諸

子雍容丹禁心豈无所用哉涉獵群經樂亦在其中矣

大漢政平仁義之淵

得非浮津而南已從遊說之謀渡河以北亦務除苛之治厚澤積累群心漸漬

下已治乎源於統下之日人自安乎深爾愛人之意厄巍巍國勢之如斯非淺淺

君恩之所致賢哉六七作相培植於治安浹及四百年皆源流於愛利

國者天下之大器 古

兹蓋言其用則亘古以窮今語其量則包天而括地中函冠帶之俗外混車書之異國非利於小用遂託名於大器

漢用大度爲符

不必觀星聚而灞上已降不必占雲物而沛中樂附徽如可服於仁義之聚民悉不乖蠻自寬仁之有素所以爲符惟觀其度方自鄗生之來見已係群心非由聖母之以彰方膺天祚

漢股肱蕭曹

不以其起刀筆而忘奇不以其持文墨而不武扶義而西汝則力戰舉兵而東爾其坐撫一攜而偷道卒辦甦鼠而敵亡就虜尚非托重任於旅肯力何以收功於掌股不見追亡至頓實尖手之懷掠地既多重念被創之苦

仁宅 古

以守位則九重萬世之安以瀦衆則四海一堂之上失之者處傾宮无以自保得之者在陋巷莫之能抗宅此而安宅兇以尚理斯爲美曾何終食之違身或不能遂有弗居之曠

漢網漏吞舟之魚

想夫汙莫容者樂我寬洪蕩而失若賴於安養沙上之謀宜含之而不問海昏之適聽悠然而自往苟多爲條目求以勝姦是一或窒誤无非觸網掃茲毒螫務

從綱舉之疎縱若長鯨俾泳海涵之廣

譬喻

文王視民如傷

想其見戍役之遣而慮乃瘡痍覩關市之譏而恐其朘削心亦憂止々常惕若爾方載飢與我食之遑暇爾且恐疾苴死躬之逸樂不聞有異於支體但見相通於脉絡顛乎異哉雖云不識以不知相彼无元若恐胥戕而胥虐

文帝愛民如赤子

覲夫罪不孥兮使全生息之繁兵无刃兮俾遂體膚之愛慮其號寒則帛也爾賜憂其失哺則粟焉爾賞先非若子之閔斯足見養民之務在雖禮之事猶多缺非所急先而父母之心將何如惟其康乂

天下之安猶泰山

萬世帝王眾朝基址旁環僕壤之錯落俯視民岩之迤邐皇畫周京與宛鎮以並列巍巍狩治夾岱宗而雄峙口守邦何待於設險有盤石隱然而足恃

下令如水之原

蓋一命之出也自波及於四方之言旦害也自派於千里无反於既决之後當

謹於未施之始苟失其源何取於水繫乎腎腸心腹審之在初放之南北東西本其如是

君子之辯猶兵　古

於是裝夷怪誕之流剪撲紛爭之士或闢路於既塞或誅姦於已死悉于時而惑衆我且直之譬伐罪以吊民予非得已

高祖從諫若轉圜

是何彼方造膝以請前跽已隨機而翕受都既可遷則即使命駕俟或當封則亟為罷置酒心則匪石屢无制乎肘伏劒以平天下見善則遷猶珠之走盤中何難之有

王者之法猶江河

是何無不測之誅而濫於囹圄无益深之律而使之難避明清三尺之約疏闊九章之示汝臨而懼則毋蹈於死汝望而畏則勿流于偽惟吾君昭一定之典斯天下无胥沈之累大虞詡隄防之具明以齊民清班律令之原用而濟治

聖人之道猶日中

豈不以揭為民極初无反側之偏著在人心為有晦冥之病大而易知苟照允協於豈大正以不他苟明式符於離正苟非因類以求道曷表建中之自聖得其傳矣昭昭

彝訓之敷仰以參諸赫赫輝光之盛

君子在治若鳳　用古人名

想其樂道也即樂德以來游想其乘時也猶乘風而特起朋集左右翼以使螢聲丹陛者咸嗟賞以見謝抗志青雲者皆爭先而覩李茲翺翔有取於嘉瑞進退不輕於君子

智若禹之行水

豈不以發於吾心初罷強為質諸古人如其已試井井焉九土之別循循乎八年之治東西上下皆隨可就之勢委蛇曲折不出所由之地顧其治水也若不事水猶之用智也曷嘗有智此聰明无作運量一本於自然彼泛濫横流疏導亦因其所利

天形如倚蓋

西傾非隊也立極无待於斷鰲左行非遲也牽日有同於旋蟻傾美蔭以旁及散仁風而遠被斗柄高揭而自他有耀星羅畢張而不離于紀用殊入落之青還取在南之紫道則雖名形猶可擬

高祖納善如不及

得非遅前箸之聽則裁成六國之封綬監門之説則將失敖倉之守所以瑕洗輟
洗兮饒食自潰刻印銷印兮直反覆手人皆撫策以求用我或拒人而則不聽
關中之語即命遷都方聞沙上之謀亟令置酒

形容

鑒取明水於月

豈不以氣降自天輝揚光際蟾入河而餘閏旁及魄山海而層陰下濟於焉挹
彼以注茲于以奉盛而舉宗朕三常保維彝修醴齊之共天一所生鵲殿鴻
金波之麗

鑒燧取水火於日月

方其夜景空澄朝光洞徹彼以象示此因器設元精相射兮波穆穆以下委
且其氣交融兮光煌煌而不絶非取乎明曷昭其潔金堅錫澤剛柔合造化之工
魄盛輪重輝潤接籩豆之列

三朝受圖籍

想其賓臚傳命而即將司階夏官獻数而司空致地欽承戶口之数親覩封疆之
計莫不臣職修而國計上達帝容儼而天光下被統咸慶於歸一志何勞於掌四

歲新正朔講漢朝上壽之化躬覽文書有周府登民之意

昆明池習水戰　古

想天鼙鼓作兮聲宣天旗幟舉兮虹捲浪生作進退其令甚肅出技縱橫其威蕤時兆在於水中其天大於池上四還四十里高嵐濤多變之虞來往數皆有攻取萬全之狀

宮隅七雉　古

莫不仰法天之紫垣俯據坤之寶勢立是隅也蓋取乎嚴固度以雉也式彰乎崇麗上驂鵲其觚稜旁連延於俾睨維其高矣壯天子之重門羨我輪焉示諸侯之城制

金華朝夕說書　古

想是時庭燎輝而風動經帷禁漏殘而星躔會弁洽爾妙選賜之清燕講惟幾之戒則是勉以加益玩無逸之辭則進修而不倦凡茲紀載之遺書悉以推明於邃殿

明堂朝諸侯　古

于時庭燎交輝雞鳴四起率土玉帛諸藩翔履霞鞭警兮雷霆鏘佩聲兮官祉爾圭各辨於公侯爾璧乃分於男子禮實盛哉尊無過此

車騎校獵上林

於是屬御效陳元戎野次或周旋乎鴻德之所或馳騖乎靈崑之地一發而五豝畢獻三驅而六禽羅致大閱於師徒或盛陳於兵騎擁豹尾旄頭之衛若星布威嚴臨驅劃虎落之區闢挂繫刺以其珍禽怪獸悉囿于中神雀麒麟旁聯其地翠蓋兮翟鳳輩細草兮藉龍騎始而戒圍則三表分峙繼而發矢則五豝畢致殆非事遊獵之娛于以示激昂之意六驌驦登途路肅若威嚴款牛首繞黃山習其擊刺

文帝勞軍細柳

自是霽如日之天威屏若雲之環衛初至而吏士持滿一入而軍門尚閉莫不持節以詔兮俯從都尉之請不拜而揖兮益重將軍之勢因允洽於士心禮用成於皇帝雖單于俱棄細過兵敢遽忘今天子爲動改容士知自勵

王戴璪冕十二旒

非謂貫以絲而徒侈多儀飾以珍而祇爲觀美物殊禮稱玉惟德比風動繅聯兮叶應風律月浮瑞彩兮順符月紀取其意兼取其文參以制貫參以理爽璧肅將於乾位冠必正焉垂珠倍取於坤久數允過此

學士登瀛洲

豈非志氣雲飄膽名日起身游紫府而泚太白之筆足躡丹墀而翊王喬之履

舜同律度量衡　假合

一其不一之風齊以可齊之理因和聲而清濁以辨由作服而短長有紀惟修之谷

毋出小以入大厥貢之金豈輕此而重彼

狀意

天子臨軒冊刺史　古

且曰四方列郡茲乃股肱百姓群黎欲安田里當勤力以供於爾職勿恃命以役吾

赤子朕今已悉言之卿等宜無負此斯時丹禁豈惟綸命之寵光他日政聲當

有圖畫之褒美

聖主言問其臣

寧不謂事求有濟也奚必出於己謀論欲其當也又何嫌於異議旒冕乘訪縉

紳獻智詢之賢哲可無中出之渺雖以便嬖寧免自私之累將期制治於未形當

審發言之所自有臨有容而有執罔勿片辭爰咨爰度以爰諏必公衆志

君子戒謹所不睹

蓋曰欺人不可欺天畏物莫如畏己幽冥之中若日月之臨照暗陋之際有神明之顧視苟外隆美名而內缺實行是陰實小人而陽爲君子

賡夏論唐虞之際

蓋曰治必極致始有可言時非粹古孚將安仰動華之盛常嗟曠世之未復典謨所載幸有遺風之可想臣謨但罄於啓沃書意宜從而推廣

人主天下之儀表　儀

蓋曰修身不謹何以律人居上既莊乃能臨下視而動者咸適趨向影而從者罔弗取舍自然可法以可則何止猶甄而猶治　表

取正於經定大號

蓋曰殊功積績視古無慙極美隆名光前而愈盛德稱其廣則曰文曰武道述其備則謂神謂聖雖勤眷一意無所不至非采摭群經殆難取正考易直簡彪之言典則昭垂播輝煌赫奕之名天人交慶

諫者救其源　古

蓋謂夫刻桶不已則丹盈乃興象著不已則玉杯將出欲不可縱幾焉勿失苟徹源之一啓豈片言之可必蓋由來有漸基必自於幾微非曲爲之防勢將

成於濫溢

　廉者樂無求　古

是何不介雖細而古人不求萬鍾雖貴而君子不苟蓋心而知義雖可取以猶
慊志苟無厭於賞辭而何有今也雖曲肱飲水而不改其樂雖抱關擊柝而
不渝所守願希子罕輕宋玉以見辭請效孟軻卻齊金而不受

　多士秉文之德

豈非因神事神敬本中存即心感心美非外飾其顯相乎在宮猶想於肅肅
其對越乎事帝聿懷於翼翼如見其人不面厥德咸儀咸備造清廟以侍祠豐芑
不形體前王之順則

　文帝止輦受言

帝意若曰聖躬雖顯於大堂陛若遠於千里汲汲而接尚憂俛首以不告遲遲以拒孰
不畏威而遂已此所以其朝可幾而聽不宜緩吾行當止而諫雖遽止隨所至以受之
見其勤之若此輿無騁以容袁盎之諫行乘馬雖驚敢沮釋之之議是

　求文武如不及

思之切故望之也深用之急故取之也力金既未獲食不予暇玉帳未充席猶將

側聞其善惟恐其不至樂其至又憂其弗亟
誠以人情狃於久安天下恬於無事不期驕而驕志自啓不期侈而侈心自至
禍多起於所忽患乃生於無備得不懔如馭難御之馬惕若奉易敧之器守成
君子大平雖詠於鳧鷖求助嗣王後患敢忘於小毖

守文爲難古

鋪叙

石渠論五經同異

豈非詩一也言多齊魯之分書一也文有古今之異傳易禮者雜施梁之戴之
談春秋者用公穀數家之議紛而辨之无有定論黨而伐之各持私意紛然
殽亂之衆說悉以討論於中秘

克己六經之所上

豈非三百五篇斷以无邪之言六十四卦首著存誠之旨樂道其志禮明所履春秋
一字惟邪正之辨訓誥百篇自危微而始書學雖博而說則反約道不遠而求之
在邇惟視聽言動之際靡習乎非禮簡嚴易直之辭先於此

天地播五行於四時

是必爲木爲火也即春夏之送施司金司水也分秋冬而更主因方而掌
則固有其次與季俱旺則更資乎土將成歲序以有四實係天才之生五雖
不言而化必曰陰陽曰剛柔化錯用而成故執權衡執規矩

皇極之主叙九疇

由是五行與事也曰次曰初八政與紀也或前或後既俾之三德六而稽疑七又
使徵庶證八而嚮福九信兹經世之疇必備建中之后尊居九五允符龍德之
中數定始終益闡龜文之賾

湯以六事自責

豈不曰宮室之營婦謁之繁苞苴之行讒夫之熾不然君政之失節否則
民生之未遂再三言之帝必我鑒萬一有此咎皆予致責己也周弭災所自

六律爲萬事根本

兹蓋相推而變不窮同出而名或異畢乎一者一自此始盈乎數者數由兹備
分爲四聲肇君臣民物之象散在五則起度量權衡之義其中寔有一本此外斷無餘
事高下之音清濁之體協雖殊精微之變幽隱之情開端有自

御天下者正六官

豈不以治典而下文別其司邦二而上條分其目體統或紊綱維者孰要
在爾修厥職于聯事合治爾師其屬于阜民倡牧蓋事難偏舉必欲歸故
官雖衆建惟先正六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不著迹

是經也孫丹乎紀陳綱綵制倫所修所勸序列其七以柔以懷條分者二凡多為
之目何者非經使一失其統烏乎能治出而御世深明大學之先推以作綱允協冀
疇之次

宵雅肄三

想夫雍雍大學之化濟濟受詩之士嘉賓飲食一唱以先篤使臣勞遣再揚
而未已朝廷激厲若是其至膠庠講論當從此始

斗酌元氣運造四時

豈非已寅則暑既徐則舒不及則均太過則約建寅建酉也春秋但見其更
迭指丙指任也冬夏靡聞其差錯善時準觀氣之消長而早乃視時而斟酌

忠臣之諫有五義

蓋其書在必行理隨所取贛若難容則降禮以進諷不可入則直情以剖初終期

底於盡節諷諭又詳於告后若曰五無不備情乃昰達一或未至忠焉何
有論前陳於數百敢謂遽從策參取於三庶幾無負

功臣受山河之誓

乃命通侯十八位之封世爵百餘人之受呂騎將兮汝膺中水之寄王將軍兮汝
荷高陵之守彼泒可涸而江漢之績如舊彼石可磨而蘭龍之封不朽縱令斯地
之已改亦指此心之无負乾坤備續見當時論報之初襟帶相期自今日既盟之
後

叙來歷

七月陳王業

是何稼穡之教自后稷以始基田功父即至文王而善述世變卜於三十君豈
惟於六七由其積累也鶺乃有巢念此恩勤也鴟無毀室勉思乃祖之攸訓允
若後王之則逸亨殆所詠知模厚之猶存如使之緜信本原之自出

正秋萬物之所說

彼其鍾陽德以發生經巽風之披拂循至沉碭始宣湮鬱機動籟鳴者咸躍
於性分和薰氣鼓者各全其伸屈惟陰中妙曲就之功則天下無不成之物

摘題字起

天叙有典

是典也不以契之敷而五教始親不以禹之興而彝倫方叙尊卑長幼非自外以矯飾仁義禮智由厥初之賦予

文以氣為主

是氣也胷襟宇宙而浩若不窮呼吸風雲而爛然可覩雄邁之節可鞭韃於屈宋渾厚之質足馳駈於李杜自見綽然而有餘又豈泛乎而无主必可覩者飄飄之才思凌雲誰其口之挺挺之英風有古

天道至教

是教也非諄諄然命之以言非屑屑然誨之以事日星森布无非面命之旨風霆震厲莫匪耳提之意

聽言宏接下之規

是規也有轉圜之易而動與周旋無執方之見而居懷固必立意廣大推誠欵容容量恢宇宙來則不拒必略堂陛待之如一惟其示无我之公所以盡聽言之實宜樂夫忠告謀與達於巽與聰宜廣此聖圖禮愈加於晋日

以爾

天子學問至明彌亮

以爾處利害之外則深意以言在隱約之中則究心於理將稗蔬晁之說兵間新

蒸之子有言可采不以微而廢有善可詢不以下而耻何并謀合智之甚廣蓋尊

德樂道之如是

以爾伐條也猶知道化之行以爾執柯也尚悟中庸之義談非常主彼尚知哂語關廊

廟吾寧敢棄毋拘爵祿則言也必直毋局利害則知焉亦至

考文將相皆舊臣

爾其山河之誓猶存茅土之封昔受專高及惠功著竹帛誅呂安劉身親甲

胄艱難既見於備嘗圖任敢忘於惟舊

命將在公卿　古

以爾位列六官職參四輔比閭族黨州鄉也素所統治五兩卒旅軍師也必能鎮

撫是用釋袞衣而親韎韐舍黑績而提抱鼓將得其人功高於古師千夫百夫之

長整我熊羆求西面北面之臣作予心膂

命將求本祖　古

以彌襘烈未衰餘風甚壯不惟軍政之孰悉曉抑且士風之夙嚮是故赫赫周命先
皇父之名家區區蕞邦亦項燕之世將
大政諮故老 古
以其宿望也係天下之重輕以其高年也熟民間之利害精詳典故之議練達古
今之正既資遠慮以深謀況有前言而往行義符穆哲詢黃髮則罔愆言協盤
庚圖舊人共政
黃帝以雲紀
以天瑞彰著羅祥光四被戴觀精祲之象默悟因成之義莫不取而名官則有雲
衛之設象而作樂則見雲門之備何繩繩井井而有紀由郁郁紛紛之所致制以稱
類以一靡侚乎私夏曰晉春曰青特詳其事
令郡國舉孝廉 用古人名
以爾行肩曾閔而重月旦之評節葦夷齊而為邦人之式將令舉一以百勸豈止
拔十而五得復其身乃既用美俗試以職乃式彰好德良由行著於鄉所以爾
於上國倣周室賓興之選先使畢遷倚漢人計吏而求遂從明涉
聖王宣明典章 用古人名 句典

爾有功則紀之于常爾宜罪則刑之於世此意暴示白天人瞻視約漢之三諭及父老建周之六布諸都鄙聖心斷斷以無他邦法昭昭而至此

用事 實題當用

子在齊聞韶

是何祉招角招搵之而諧和擊石拊石聆之而善美豈子元來吞而盛典已具抑師摯所適而遺音可理惟千載之下寢寥而間作故一朝之遇欣欣而有專想當年稅駕使不羨於公西諒他日誨人舞可傳於顏子

春秋信之符

是何勸懲不本於當然予奪不疑其私猶鄭不由茲徒論於六經贊既無此謾勞於執訊故言具載於簡牘而斷斷允同於符印具文見意蓋將亡上下之經彰往考來何異達門闢之信

虛題實貼

爲君難 題只爲說君難不指何事爲難故歷舉實事證之

茲蓋審所畏於若不足畏之中致其憂於未必可憂之始重於保民則毋謹毋輕之戒嚴於奉天則當念靡常之理或拳拳乎務穡之事或汲汲乎知

人之言誠每事以思之見其難之若此雖居得致握乾符闡坤珍凜不

皇安履虎尾涉淵水

大禮必簡　歷舉禮物從簡

是何誠者燔柴敬存掃地精嚴藁秸之席蠲潔陶匏之器單旗之制質而不

文圭璧之化誠而去偽蓋存翼翼之小心不在紛紛之多事路惟就本尚質之素

存拔用特牲豈周文之未備

俎可熟也腥有於魚壇可飾也掃或因乎地反於古而尚藁秸之席尊其樸而

貴陶匏之器是皆德產之微膚見禮經之至

才難　古

固當旁旌廣岩穴之招玉帛盛邱園之委居北海者何未見於歸往卧東山者

何未聞於興起信知奇士之希身夫豈大臣之不以觀漢高之諸將三傑不如孜周

武之亂臣九人而已　不着迹

實題虛貼

唐虞畫象民不犯

死或可輕耻為難受君不見之則飭躬而修行人觀此則田心而束首相期仁壽之

域不肖文明之后

堯舜立敢諫之鼓

建諸衢室所以表天下之情設諸總章所以示取人之樂鰥寡有辭咸得敷奏困窮無告亦以踊躍鼓不徙爲意誠有託

善政致和猶桴鼓

欲而必從若上帝之心應焉如響者聖人之治未有感之而其効不著未有擊之而其聲不至即其相與之速表此至和之致

朝有進善之旌

得非彰四達之風聲動萬夫之瞻視五字聳立是名者所以寓求諫之實見是物者亦以知示人之旨方欣駭目於悠悠孰肯甘心於唯唯

藏頭題見主意

聖人有金城 主意在用人固國

故得衛社稷者森若內環守封疆者屹然外峙閑以節義維之廉恥不模不範而固莫加斯匪版匪築而堅毋易此所以何朔二十四郡真卿之守何如并州一十六年李勣之賢遠矣

大聲非特雷霆　主意在文章

菸蓋匪陰陽相薄而成以文辭之精而徵不震於天而震其說於群籍之內不奮於地而奮其音於百世之下語之莫能載焉作者弗可及也惟此渾渾而顥顥叩之則鳴自然隱隱以砰砰和之者寡

明理

不出户知天下

菸蓋真性湛兮如空未雲萬境融兮釋冰為水故細而事物也悉渾淪於獨見大而宇宙也亦昭徹於一指固非疾而速行而至自可觀所由視所以

誠者合內外之道

菸蓋負陰抱陽者同胚渾元氣之初賦象流形者其造化一門而出痒疴疼痛無切於吾休戚壠比隣不分於爾室能反而求其歸則一

形色天性

自非一身之內一理具存四體所生四端固有聰明非自能也由此德之達感化曷有則也本此中之受渾然萬善之充足寧復一毫之矯揉

致中和天地位

得非即道而觀則無道外之機緘盡性而言則有性中之物則學力所到化

工可測　假彼明此

寶玉展覲

意謂大邦小邦皆我藩維伯父叔父舉吾族備對以金路禮則未備錫之玉由意

猶不足倘非異瑞之寵曷表誠心之篤我是以分金寶異之美玉禮惟異數爰頒分

器之珍奇信本由中式寵本支之似續

民數登天府

蓋曰爾為貴也我所尊崇爾可近也吾寧鄙棄處之王府殆猶鈞石之尋置之

外府未免幣齋之同類乃蹲守藏之中庸示重民之意凡曰群黎百姓皆聚此書

可無三世二胥以司其事

冠帶圜橋門

由是儀盛服以朋來環清池而輝映前瞻靈臺蹌蹌而楼武左顧明堂雍雍而起

敬沐聖德以浹洽味道真而涵泳被先王之法服于于而來會天子之儒宮

洋洋甚盛

股肱日月獻納

蓋其性來于懷願罄忠嘉漸漬所言無非蹇諤德謹夕誨諫思畫度非必在雲臺而力進忠計不待開東觀而指陳遠略苟斯須或怠於忠告是委寄有慚於汝作

反起正接

天子不求邊功　古

非不能起三輔弛刑之徒發六郡良家之子使之獻囚則遠效泮水命以獲醜則爰同采芑然子號父呼效死於百戰費勞結怨連勞民於萬里致衆志之如斯縱榮名而何以苗如桑率願希虞帝之舞干準或不庭何用召公之乎里

宣王側身修行

非謂嚴拜俛於郊宮戢犯之初謹言動於圭璧告虔之始敬不在物咎旨由己任賢使能慮否德之不見謹微接下恐此誠之或弛蓋正乎下所以承乎上應於彼則必修於此旱胡太甚不我助不我虞德志有懈毋遑息毋遑止

漢文惜百金之費

非不知十家之產產亦不可輕一臺之直直苟必計然而用或不已後將何繼寧較

於錙銖謂吾德之太儉無索以歲月致侈心之亡藝屋形惻若之念所謂
仁哉之帝．
事聖君無諫諍
非不能排闥獻忠伏蒲抗議恭陳金鑑之録徑造玉階之地然而仰瞻丹
扆舉動皆正縱玉一言措陳何事則知木亦徒設鼓爲虛置
吾非
人主無行將相事 見不是奪臣下之權得出脫法
吾非區區帷幄而恃一己之所長吾非瑣瑣鈞衡而奪爾臣之所主欲激三軍
則親講戰陣欲安四夷則親爲鎮撫
欹器置坐側
吾非備夫物以陳化吾非取其形而觀美取其易溢也然存持滿之戒因其適
正也自有守中之理宜乎旁對龍顏近臨黼扆
雖曰
聖人畏無難古
雖曰閑暇既及於是時太平已董於叶氣非所當慮而何以過慮若不足畏

而胡為深畏蓋惟不忘亂不忘危所以長守富長守貴聰明時憲者惟
幾成務之能祗敬日嚴在制治保邦之末

封事謗木之遺

雖曰緘縢之秘孰與昌言敷陳之家殊非顯刺然揆其救失實髣髴於書失
槃其論治源流於通治是雖未盡於廣謀要亦庶幾於盛事

規圜生矩

雖曰方員或異其形動靜各隨所主方運而無迹也象因未見及折而爲也
義因以取不由物外以求端爲識規中之有矩始也裁模於旋運允類盤珠終
焉肇象於端方蓋殊膠柱

受計井泉

雖曰淵潛乎閭館之靚深崇乎璇臺之壯麗不以嚴構祠而輕彼民政不以備
游幸而忽於邦計奏於明庭適副注想納於前殿豈容壅滯隨所至以
皆受見其勤之不替念二千石會稽之數方急聽聞豈十九里周匝之宮第
尊齋祭

獨腳題總上下截說

無斁樂

是樂也應非抱鼓而有善政之和吹非塤箎而惟斯民之牖季札觀之盛美莫覩師曠聽之遺音何有和以爲貴聞之則不

渾天儀

是儀也制備四方形餘一丈圖户傳箭前輪轉占象南北極兮視景之長短黃赤道兮驗辰之來往即是觀天應焉如響具成體於太虚之表端若運車寫圓模於密室之中視猶指掌

不以

中宗嚴恭畏天命

不以福既錫而玩意之或萌不以變既銷而懼心之輒弛享國之時永惟保國之道治民之際獨得顧民之理謂其萌一念之息忽恐或替昔時之顧諟兢兢修行中存儆惕之誠慄慄持心慮在時幾之始

漢數路得人

不以牧羊而廢卜式之才不以飲馬而遺日磾之行若皐若朔則進之於文學如舒如洪則來之於方正

未有

鑄劒戟爲農器 古

未有太平而養不戰之兵未有偃武而藏無用之器當銷繫刺之具用作耕耘之備陶氏治氏毋肆其巧大田甫田各蒙其利魚麗貫陣化爲耒耜之民細柳屯營變作耕桑之地

人上天下之儀表

豈非嚬笑之頃已係於從違好惡之形遂分於趨舍未有視於此而不動於彼亦有正於上而不隨於下施爲咸屬於瞻視舉惜詎形於苟且雖富無倫貴無敵躬履九重惟唱則和先則隨化形諸夏

相其

孝文清靜富邦家

想其富國也不由入粟之時想其益下也不自減租之始內無侈用則京師收經費之效外不疲民則戶口有歲增之理

太皞以龍紀官

想其仰觀雲氣之成文俯驗河圖之薦祉織以象布名因瑞起春秋冬夏辨

集左右白墨赤青異分使皆紀述於自然由察觀其所以

用終始昔今

華已日乃孚

迨其蜉源既絕之餘政體已明之日始變其害者終享其利昔憚其勞者今
蒙其逸自然上無厲己之謗下無用情之實

性習相近遠

得非動靜不可同觀真偽豈容兩立昔無間斷者今隔尋丈向絕差殊者茲分
等級所謂異者今不異者天同乎性不同乎習舉相似也初非決水之分一不
察焉奚啻伐柯之執

以之

華髮為元龜古

由是稽訪古今考咨臧否以之古人則吉凶見見於得失以之斷國則福開
明於倚伏監同前代之為寶畀諸侯之以欲其無過敢忘泰誓之詢茲可以
前知肯效羲經之舍爾

禮義廉恥謂四維

寧不由總提萬化之攸基統攝群心之自始以之挈國則國有常度以之立人則人無亂豈不修則壞不植則僵必其危可安其覆可起維以名之民雖越此碩其定制豈一日而正諸以此爲坊如泰山之安矣

清廟之瑟有遺音

一彈而變以成文再鼓而洋乎盈耳發越真趣揄揚盛美以之歌功也歌有盡而功不容盡以之頌德也頌雖已而德猶未已人若存乎音有遺口矣

乾爲君　勞昉

蓋以之專斷則行健以統天以之無爲則不言而利下子分震索之象臣役坤行之馬蕩乎無能名焉大哉其爲君也畫必先於八卦表而出之體獨具於群陽尊爲貴者

揆敘

九邑爲九農正

蓋定品秩以交修別井疆而分正三者備矣何止六府一以貫之豈惟八致物豐盛於取象農事乃詳於布令

天子禁衛九重

故得羽材之衆迭布於後先鶡冠之夫旁周乎左右其分也也截然井法之立其環侍也粲若龜疇之負次踰宮伯之八賓協鴻臚之九蹻蹻熊羆之士足壯吾威巍巍虎豹之關各嚴所守

泰畤紫壇八觚

茲蓋炳光華於積土之封燦文采於禮神之址因方而莫則路已倍於四達即體而觀則數幾參於九軌自然通朊嚮於上下豈特倣方圓於太紫

孝宣五日一聽事

月方畢而六曉覽封章旬已周而再明吏治從甲至癸兩親庶政之覽由朝達暮備悉章之意勤勤聽之咫尺壓歷下民之情偽

文德洽四圍

隴西未平懷先王博濟之方陲北未寧爲百姓息肩之地山東觀德已聞扶之老河南從化亦有謹身之吏仁所視以如域何拘於有四

人主之勢重萬鈞

自然挈萬國以繩聯環千官而星拱雖百齊人之舉而莫措其力雖千烏

獲之任而難施其勇表一人勢位之隆致庶俗觀瞻之肅

圜壁二十而一

得非輕重隨宜肥磽辨地有其人者寧嫌多取之害無所出者俾樂寬征之易茲所以因百分而定五數之斂合萬有而收羊千之利載觀任土之法三嘆便民之意

順講

器以藏禮

綦賤則其用愈微至尊則其儀益厚疑似必謹重輕無苟一就三就不可以單而替五命七命不可以虛而受茲大分之所寄 謂繁文而則不或秉或服雖存日用之間有校有豐實具天常之守

王者財萬物以養民

自是貨無賤而重賤而輕利不畜於此豐於彼農安播種而粟盈露路外之積商懋交易而財溢日中之市使物有而難勢或偏重是生無以養民將何恃始穩象施由君子之平終協順時及有聖人之以茲益因天時而與之消息盈虛度地產而為之通融彼此權其貴賤則本末不病於農賈制其豐凶則俯仰各安於父子苟惟委物於自然雖欲益人即何以御之有道

俾皆畀畀於邱山生以不傷孰不熙熙於田里

聖心天地之鑒

由是開明覆載之先委照希微之境陰陽莫測而我固昭徹造化無形而
吾能觀省旁燿智燭之耀中發天光之炳惟精惟一屏事物之紛紜不將不迎見
方圓之動靜

漢數路得人

由是朝廷設文學之科郡國舉孝廉之士相材將略隨所有以區別儒術黃洛
因其長而器使莫不措帝闕以來歡趨王塗而至止倘非寬路衆之求何華
盛之美由西都之興六七十載卑興可稱自平津而下二十餘人翕然在是

典重

山海天地之藏

迺若會稽金錫而幽澤魚鹽華陽璆鐵而荊河絺紵材所生兮莊寶饒衍
齎不發兮孰窮積貯要當導利於上下是謂能權其取予梯航萬里富古今
日用之原衣食群生大覆載珍儲之所

天下大計仰東南

豈不以銅山鹽海利市四方水陂稻田食資數歲毛羽齒革楛丹砥礪為地甲九州而租賦可倚漕粟七百萬石而舟車相繼雖其他征賦之入未足贍國家之計

周之志也貴

故得金玉其相棫樸人才圭璋其聞卷阿君子素絲皆正直之節巖巖盡敬膺之士

輕清

導民之路在務本

寧不由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卒歲無褐將安所措以也田食兮井飲男桑兮女布毋惰游而輕棄乃職毋未作而不安其業苟或他適皆非急務

粹而王

誦其詩兮溫以和讀其書兮渾而灝文之為文純以顯德為之為尚精而傳道

先賢後庶　先提起賢字下抑幹旋庶字玲瓏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大而來與服御之供小則庶稍匪頒之給凡厥邦計量其歲入寧使之有
餘餘以為幾毋費焉或過過將不至財素得於源流成教準稽於三十
天子游六藝之圃
以其禮圖之富曹圖之繫易奇之粹詩葩之美典革古樂林深魯史奇不
飭吾珍駕而休息其所整我德車而覽觀乎此
昭回之光飭萬物
大而岳瀆之有形細而根荄之無識入吾歌詠者榮若藻繪被我形容者
窮同粉飾良由運造化於心匠鼓陽和於筆力發于宸思大一人追琢之章散
在寰瀛類五采彰施之色
智者創物　　　　　　　　　　　　　　　　　　　　繼述者則創者可知
大焉為甲兵城郭之方小焉為宮室舟車之利亟人矢人嗣我遺法鳧氏冶
氏相吾故智凡今百姓之日用舉出一人之新意
假合　　　　　無實事當用此諸法
五帝有勸戒之器
莫不監其滿覆而為自滿之防觀其中正而悟執中之一取諸物兩存其

義懋哉懋哉修以無缺敬之敬之守而不墜非誠心有寓於欣鑒何歷代俱存於此器踵上古遺風之樸敢曰已安驗當時注水之形毋輕所視

禹惜寸陰

且以過門不入也何自弊於精神當饋屢起也何靡遑於朝夕蓋事功所致係乎念慮之頃而歲月之計亦自斯消而積辰必懼於去速日惟思於加益几茲形就業之懷所以重居諸之惜拯民於溺既平洪水之滔天無日而忘猶恐白駒之過隙

比方

玉比德

得非光外著兮式表於潤身璞內抱兮庸彰於足已動容之感其節皆中精粹之純無瑕可指宜乎德與物稱美因類比為環為玦豈徒誇朝采之奇取物取身于以見日新之美

庶民惟星

豈不以在天在地交列於兩間聚舍聚廬實同於一致俯以視乎仰而取類制其溝封即封域皆有之分載於版圖乃圖籍可知之類有能參錯以並觀斯見

衆多之為至

庶幾

孝文有刑錯之風

玆蓋網非不用也特使之疏獄非盡死也但稀其數犯者寡而虛圄之俗在過恥言而畫衣之意寓風聲猶見於有餘手足孰云於無錯厚德可侔於天地翁徧于民極功若較之帝王僅存其故

府兵得井田大意

想其六十而免也參稽乎國野之征三百為團也彭方鼎乎軍師之職其他節目未必盡合所謂規模是為僅得使意焉或至於侯古則兵也豈無於盡國此隊有正火有長非初是名彼通為成邑為邱庶幾遺式

漢文雅頌之亞

非曰茂德之彝盡如盛德之容法言之書遂謂正言之冠可以為次庶幾共貫郊祀數章與清廟以間列賢臣一篇繼烝民而參贊凡文章可亞於中古意雅頌尚遺於大漢

大要

名器政之大節

豈非法守非不名死先分守之嚴典章非不繁莫重身章之示司徒以察是抑其末夏官所掌又皆其次雖舉其凡亦政之節先立乎大曰名與器

守邊當世之急務

豈不謂異時遠討今則非宜前日議和羞爲失計亟欲强本莫如自衛孰非王事如當明先後之序亦有他策也要匪安危之係惟能故守於邊士自可折衝於當世

八政以食爲首●

蓋以于耜舉趾乃風化之由衣帛食肉誠王道之始謂之實則端係輕重喻以命則實關生死冠王政以爲先粒烝民而在是

吽應

良耜秋報社稷　　說報字有意思

以其昆虫毋作胡感而然水旱不興伊誰之使神降福以簡簡黍如墉而籩道滿實之成而可無珪幣之獻因五穀之既而寧缺粢盛之祀詠𥠖繼於浴禮剩奚興於覃耜當百室既盈之際是用作歌展太牢乆祀之誠敢忘反始

配合

文武之道同伏羲

蓋是道也千百年間相與流通二三聖人迭爲宗主自太極而有皇極由上古以通中古可重則重豈求參畫卦之八當建則建豈強合居中之五無非發是理之機緘故曰自伏羲而文武景光大烈出而正一統之傳發微闡幽上以繼三皇之祖

求賢堯舜之用心

是心也當宵旰而夢想不忘越宇宙而精神默契思之如渴乃憂其未得之始待以不及即務在急覩之際同乎所用之一心是亦後來之二帝君子每勤於樂與恐有遺才天至若較於何如允符盛世

交相

律歷更相治

得非因候之至而參攷天文即象之觀而遍推歲序用不偏廢法當並舉氣應雜賓則日必驗於東井辰會壽星則管亦諧於南呂悉令順軌以无差析見循環之相與

唐虞聖賢猶相戒

以其道適正道固無待於前陳功底極功似不勞於屢省帝曰考績臣言思

如乃方申纘陳謹乃之奏欽哉甫播施有念哉之請凡都俞具寫於典謨

見警誨不忘於儆傾

詩禮春秋相表裏

由是別而為三經固不同會而為一理皆有叙襃表兮美刺之由出權衡兮

等差之義顯以道尊名分而名辨復著以刑正邪而邪思無所理既無遺用誠相為

〈卦九章相表裏

蓋以莫詳於終則孰原其初莫為之前則曷開其後有為有守也即震艮之動

靜或正或悔也亦兩暘之休咎虛中或契於建中次九疇同於用九頃一致之如是

謂殊塗而則不靈文昭著肇開萬代之祥玉理同歸如出一人之手

河圖洛書相經緯

分為二十四爻數為六十五字太極皇極兮道並昭著虛一初一兮數皆顯示莫可偏

廢圖宜兼備其來遠矣表告靈呈寶之符由是觀之見共貫同條之義

官師相規

蓋口小大之職雖曰爾殊仁義之言敢忘相與我躬弗逮兮明以告我汝過欲聞
兮君吾語汝行有失以隨救政無偏而不舉英豪並進用裨厥后明明戠戒
交陳但見于時之語語
毋曰不在其位則其政不謀無愧於己則於人無待汝衍愆予告兮衍愆欲汝言予
過汝言兮過過思予改苟規誨之意不忖則師穆之風安在

品藻

史篇莫善於倉頡

孰非書體也此存不易之形孰非心畫也此寓多奇之旨六文象形自古鮮
儷二體書模于今可紀信凡列於字學諒莫精於倉史伊漢世謬蟲之類
亦各有章視古人科斗之文殆難掠美

史官權重宰相古

非謂執簡之卑莫如執政之尊秉筆之輕不若秉鈞之重斧越一字嚴甚
誅罰竹帛片言榮加爵寵亦知相位獨擅擬制未必人心如斯畏懍念典刑凜
凜不刊東觀之藏豈感望若岩特起南山之脊
豈不以運動樞機也效止於一時述載典墳也法貽於千載追繩既往之咎無著

未形之罪論其勢雖力小而位下較其能則事殊而功倍宜爾重柄專於元
宰發一字眷執簡之誠雖龜鑑百王諒秉鈞而莫逮
此三長矣職實關萬世之抑揚彼八柄詔王不過一時之榮辱

聽言樂於琴瑟

蓋其五聲之發雖曰可觀一奏之餘固爲無補其悅耳兮較逆耳以奚若其養
心兮視決心而孰愈彼其樂之常存惟群言而是主且讜論嘉謨之進每切欣
聞鍬朱絃疏越之調亦何足取

賜也何敢望回

意曰同所舉而所得不均所聞而所知或寡言詩可也未能觀復於易
象後致可也敢異歸仁於天下回乎其庶幾乎賜也非所及也

孟氏功不在禹下

蓋其思濟數語尤切於庇民援溺一念愈深於由己雖立言垂教若無跡導
之鑽然拒詖息邪何慚平成之始非吾道力障其狂瀾是戰國重罹於洪水人曰孟
軻今之姒氏主盟吾學於予豈好辯哉勳業在人與吾無間然矣

極至

聖人道之極

致蓋行與時乃知至至知終終之于天乃其淵淵其浩浩仁義均是端此舍義
之實君臣同是敬此盡君臣之道莫匪極致詎容迹考
同是天理窮理誠難均此人倫盡倫蓋寡必夫子而始全終恕之一貫從虞帝
而及盡君臣之二者茲其有異乎人所以推尊於下

第四聯

側聆雅奏異再衰三竭之餘 聽鼓鼙思將帥之臣
悵念元戎日月為死一生之地
世雖樂治猶不忘樂石之規 朝有進善之旌
產在昌言豈特雉羽旄之美
參商於群即是非妝之求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
傳岩野而呂渭濱是吾儕
人生而靜誰非烏鶴之自然 性習相近遠
情動於中是謂馬牛之不及

諫書橋邸更萬將分千里之憂 切望雅意在本朝
天子有神臣莫可表九重之上
理元鍾彩錢百年天地之藏 河洛出圖書
星實告靈數寸字鬼神之秘
以誠為貴百年之戴覆何漸 禮若松柏者意
若歲大寒千古之枝柯不改
南征北伐講與儼枕之師
東澗西遷不改山川之觀 留王復文武之境土

雖云號令有同三代之風
所恨泰和不在元封之際　武帝嘉虞虞
雅言所述歷稱自昔之先王　詩書戒成王
此意无他庸籲太平之君子
當時龔黃之輩以盡承宣　文
縱无游夏之科未傷治化　求良吏不可責舉
夏日校商曰序有以異乎
顏之子閔之孫在其中矣　太學賢士之關

方春和而牧皆背發者其憂　帝愛民如赤子
苟冬暖而兒號寒伊誰之責
惟時被衿構一詠於清徵　舜歌南風天下治
以此垂裳表陶八荒於純雅
昔我往矣寧勤爾闕之征
惟帝念哉深惓惓之意　有功見知則悅
一封來上咸欣唐甌之技　封事謀之道
三歎以還緬想虞廷之置

四韻終